

去年春天，我因要出版自己的《文存》，在书房里翻箱倒篋寻觅历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不经意间，在一个旧信封里发现了一封信和一张报纸。信是1984年间《河北日报》总编辑林放同志写给我的，告诉我给他们写的文章《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》已发表在这年的11月16日《河北日报》上，同时感谢我“为家乡人民写稿”。我并不是河北人，怎么称我是为“家乡人民”写稿呢？原来，“文革”中我先下放到河北一个农场干校4年多，继之被分配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近7年，前后10年多，河北省委宣传部和河北日报的同志对我很好，我给报社写过稿，关系较熟，他们把我当成“家乡人”。1984年秋，林放同志来北京出差，见到我说：“经常在北京的报刊上看到你的文章，你也给咱们家乡的报纸写一篇文章吧。”对他的约稿，我立即应允。写什么呢？当时中央正开了全会，提出了“有计划的商品生产”，过去都是“计划经济”，一提“商品生产”和“商品经济”，就认为是“资本主义”，现在提出了“商品生产”，这是我国改革过程中重大的进展和突破。于是我就以此为内容，写了这篇文章。在文中，我论述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组织生产的一种经济形式，是每一个社会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，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，社会主义也必须耍搞商品生产，这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。文章发表，林放同志同时寄来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。

当年我只是将报纸匆匆浏览了一遍，看

偶遇在同一个版

——读30年前习近平同志写的“尊老敬贤”文章

郑文林

没有什么改动就放起来了。29年后翻检出这张报纸，我又看了一遍这篇文章，觉得讲的都是一般道理，没有什么独创的见解，就不准备收进《文存》了。可我突然发现，在我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，却有一篇署名“习近平”写的《尊老敬贤，为政之道》文章。真是偶遇和巧合！我查了一下，当时习近平同志刚担任中共河北正定县委书记（习近平同志后来说过：“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”），这应是他任时的作品，反映了他的执政理念。我立即读了起来。

该文首先从当时我国新老干部交替的时代背景谈起，认为“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，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标志着我们的干部队伍后继有人，青春长在；也标志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，前途无量。”接着，他提出了文章的主题：“在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中，我以为，中青年干部要充分尊重老干部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。”

作者说，“尊老敬贤”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，现在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。老干部的历史功绩可歌可颂，可尊可敬！现在新干部如果“一阔脸就变”，“人走茶就凉”，那他就是不尊重历史和革命事

业，也就不能接好革命的班。因此他要求新干部要实心实意地尊重老干部，携手并肩，共同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。

作者认为：“尊老敬贤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，而应实实在在地见之于行动”。为此，习近平提出了五条具体的意见：一是“要认真学习老干部的坚强党性”。二是“要全面地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”。三是“要大力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”。四是“要善于汲取老干部的宝贵经验”。五是“要热情照顾好老干部的晚年生活”。关于最后一条，他还有具体建议：“对于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，基本的政治待遇，正常的组织生活，略为从优的的生活照顾，必须落实兑现，决不能敷衍了事，甚至视为额外负担。”

习近平同志说的是多么好啊！最近我又一次拜读了30年前他写的这篇文章，联想到前不久他在接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时的讲话，尤其是他专门讲到开国将军甘昌昌的夫人、90多岁的道德模范龚全珍“老阿姨”时那番情感动人的讲话（他说看到龚全珍老前辈，心里一阵阵感动，“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，不仅我们这代人要继承，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，要一代代传承下去”），再联想到去年底他到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看望老人和讲话，我们就知道习近平同志“尊老敬贤为政之道”的思想是一贯的。

（写于2013年10月，修改于2014年1月）

在我的感觉中，蒹葭的历史是从那首诗开始的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这首缠绵悱恻而又朴实无华的爱情诗，将蒹葭定格于一个太过于遥远的年代。

只有把蒹葭换一个名称，换成芦苇，我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它与我生活的联系。

芦苇其实有着蓬勃、热烈，似乎永不衰竭的生命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是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了，无论南方或者北方，无论高原或者平原，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，芦苇会捧出你所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在大漠深处，戈壁滩上，褐黑色的砾石铺向茫茫苍苍的天际，似乎这完全是一个坚硬而又粗犷无比的世界，但在这时，只要你听到潺潺淙淙的水声，循着水声走去，你可能发现不了别的高大的绿色植物，但你准能发现芦苇。它是苍凉浑重的荒漠戈壁的温柔的补色。

让我同样惊讶的是我在都市中与它的猝然邂逅。那是在城郊结合部，原先的房屋拆了，变成了废墟，这废墟又可能因发展商资金一下子没有到位，扔在那儿有年余。春夏秋冬，走过一年四季之后，废墟的低洼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塘。又到春天了，那小小的水塘边冒出了丛丛绿色，走近一瞧，那绿色除了狗尾巴草之外，竟然有着芦苇！

我不知道这芦苇的种子是从哪儿来的？飞鸟衔来的？风吹来的？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

但我深深为这片废墟旁的芦苇惋惜。芦苇啊，你可以在荒漠戈壁处生长，你可以在红土高原的沟壑中生长，但唯独你不能生长在都市。车水马龙喧嚣喧哗的都市，谁能够注意到你的存在呢？谁又需要你的存在呢？春天，当你捧出如戟如剑的绿色时，即使都市的孩子们从你身边走过也是步履匆匆，他们不知道你宽厚的叶子可以裹粽，可以折成一只只苇笛，呜呜呀呀地可以把春色吹得更为烂漫。

没过多少时日，你消失了，消失在推土机的履带之下。但我相信你会在自然的怀抱中一如既往地给我邂逅的喜悦，那时你仍叫芦苇；你也会在历史的斑斓中与我相逢，以古典的温情与执著给我浸润，那时你该叫——蒹葭。

几个广州话的词

任溶溶

我们的日常用语中，有几个词是引进了广州话的词。

一个是“无厘头”。“无厘头”亦作“冇厘头”，原意是无利可图，因此说没有厘头，后引申为莫名其妙，没有意义。这个词可能是随周星驰的电影进入我们的口语吧，因为他有许多大受欢迎的影片都属“无厘头”。我还觉得把这个词用来译儿童文学理论文章中经常说到的 nonsense 再合适不过。有些低年级儿童文学作品表面上看真是 nonsense，就是没有意义，却逗得小朋友开心。

再有一个词是“埋单”。我们现在已经习惯在饭店吃完饭请服务员结账时请他“埋单”。过去在广州茶楼“饮茶”（吃点心），供应点心是有人把点心用托盘端着或用车子推着在餐桌间走过，你要这种点心就拿，不同点心碟子大小不同，结账时服务员向账台大叫一声“几号台埋单”，同时数碟子，根据碟子大小算出账目报给账台听，食客走到账台就付款。这就是“埋单”。不过我们这里把“埋单”改说成“买单”，没有什么意义，“埋”变“买”，变个声就是了。

最近我在报上还看到出现了一个新词，曰“跑路”，意思是“逃走”“逃亡”，例如某店关门，老板挟款逃走，就说他“跑路”了。这个词我觉得也可能出自广州话的“走路”。“走路”的“路”（lou，阴上）音同广州话的“佬”。至于“走”为什么变“跑”呢？原来广州话里“走”是普通话的“跑”，普通话的“走”广州话说成“行”。“你走快点”广州话说“你行快di”。“赛跑”广州话说“斗走”。于是引进广州话的“走路”便变成“跑路”了。

吸收方言的词来丰富词汇是很正常的词。我们的话里就有这样几个广州话的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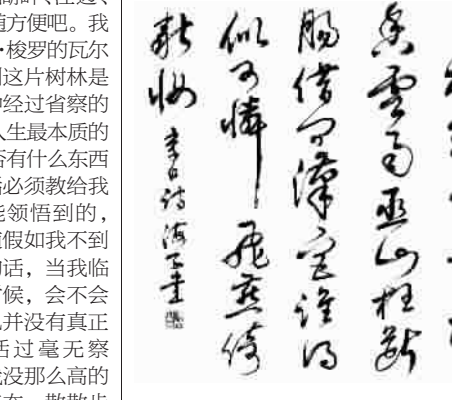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种能力，散步怕是最原始、最简便的快乐了。而且，这种能力不分级别，不分优雅与拙劣，只要放慢身形，都出得效果，是随时随地的事情。

真的，我很喜欢散步。不惑之后，尤其知天命之后，散步成了我经常性的行为。春夏秋冬三季，出门散步很令人心旷神怡。一天中，傍晚时分，独自或结伴去街边、广场、公园放开心情，散起步来，微风拂面，微雨沾衣，难得一番美意袭人呢！冬季另说，长春的冬季寒气重，雪花多，步是没法儿散的，行色匆匆，奔目的去了。

除了天气原因，只要愿意散步，足可以心想事成。再讲究的人，也不会专程去夏威夷、地中海、巴厘岛散步。身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散步的舞台。当然，浪漫的人，可能选择好一些的空场，诸如湖畔、江边、草滩和沙漠，随方便吧。我倒很向往亨利·梭罗的瓦尔登湖，他“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，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，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生活必须给我，却没能领悟到的，想知道假如我不到这里的话，当我临终的时候，会不会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生活过毫无察觉。”我没那么高的做人姿态，散散步而已，顺便领略（非领悟）一下风光。

对散步，我确实保留着许多的美好记忆。做知青那会儿，我十七八岁，干一天活，激情照样燃烧，晚饭后一个人沿着乡村大道散步，风轻云淡，草芥木芳；谈恋爱那会儿，我二十四五岁，上一天班，热情照样高涨，晚饭后两个人沿着城市大街散步，语蜜言甜，情深意长。对了，都是在晚饭后。晚饭后散步，无后顾之忧，无前瞻之怯。倘若心潮不息，信步散去，尽可以东方破晓，尽可以太阳冉冉升起。

无可厚非，时下越来越多的人追逐高品质享受，利用业余时间，去打球，去



李白诗：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应海列 书法

跳操，去听歌，去赏舞，去登山，去游泳……甚至不惜重金，换一时快活。肯定是好事，全是好事，但享受的同时，或许失去的更多，苦衷自不待言。散步则另当别论了，悠来，荡去，不仅省却血汗钱，而且省却血汗，气畅身轻，一时成了神仙！

看过《海豚湾恋人》，剧情已经讲不完整，却始记得《漫步云端》主题歌。当初，我牵念不解，云端如何漫步呢？漫，即散，在云端里荡去悠来，不掉下来才怪。我替这首歌设想了个更实际的情境，云端即映水中，人在岸畔散步，恰好幻成一幅“漫步云端”图景。私下里笑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，纯粹是我解风

情。但是，请原谅我的愚笨。我固执地认定，还是在大地上散步为好，好景，好情，情景交融，不能再好。

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散散步，烟云过眼；挥挥手，紫气东来。凡男俗女，又是一个新人。依我的经验，于海边散步尤其陶醉。去过许多滨海城市，珠海、上海、威海、北戴河以及大连等地，仍然心向往之。不为洗海澡，不求吃海鲜。单单是落日余晖之时，沐浴着微咸的海风，一路“散”去，眼穿千山万山，思接千载万载。

人人都会散步，只是因为太平了，跟喘气差不多，而被急功近利的人忽略掉了。虽然也是运动，

在我看来，作为节目主持人，除了必须具备形象佳、口齿清楚、语言纯正、反应敏捷、记忆力强这些“硬指标”之外，更加重要的是“内涵”，那就是广博丰厚的学识，亦即主持人的“底气”。曹可凡能够在众多的节目主持人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佼佼者，屡夺金奖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明慧多闻、博学强识。

在曹可凡主持的种种电视节目之中，最为成功、影响最大的节目是《可凡倾听》。这是曹可凡的品牌节目，也是上海电视台的名牌节目。

为什么《可凡倾听》具有吸引观众的强大魅力呢？

曹可凡精心挑选他的嘉宾。坐在《可凡倾听》聚光灯下的嘉宾，都是文化精英。在节目里，曹可凡让这些观众的“熟人”讲述“陌生”的故事——他们鲜为人

花甲吟

陈思和

花甲周闻能耳顺，轮回岁月又逢春。曹公未尽辛酸泪，贾府偏传中意人。不惑犬耕昼梦路，知天萤照夜游神。老来何处安身命，书海茫茫守我真。

知而又生动有趣的人生故事。

请来了文化名人，如同面对一座富矿，观众们都佩服曹可凡的“深掘”观众的本领。为了做好每一期节目，曹可凡都事先做足“功课”，大量阅读采访对象的背景资料，厘清脉络，抓住特点，从中发现一个个闪光点，在访谈时通过提问请嘉宾讲述。所以他是访谈节目的现场掌握者，是嘉宾讲述思路的引导者。比如，他注意到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里那个山西老板、《甄嬛传》里的皇帝——陈建斌，居然喜欢写诗。在节目中，曹可凡让陈建斌谈诗，而陈建斌的体会是陆游的那句话“汝若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。陈建斌说，“你想做一个事情，到那事上你才做准备，显然是来不及的，就是因为平常有很多涉猎，可

能这无形中，会成就你做某些东西。”这样，就使《可凡倾听》有很浓的文化韵味。

每一期《可凡倾听》，如同一篇精彩的人物专访。曹可凡很注意文章的起承转合。曹可凡非常讲究“切入点”的选择，使观众在节目一开始就产生浓厚的兴趣。比如曹可凡在采访奚美娟时，出人意料地从她“额头上那个痣”谈起，而采访老作家白桦时，则从白桦与叶楠这两位作家是亲生兄弟说起，一个写了电影《今夜星光灿烂》，一个写了电影《巴山夜雨》……

《可凡倾听》不回避敏感问题。比如，当著名演员张国立

之子张默因吸食大麻违反了国家法律被北京警方拘留时，这是广大观众非常关注的热点，曹可凡不失时机地把张国立请到演播室，敞开心扉谈子女教育问题。又如，当赵忠祥因“饶颖事件”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曹可凡请赵忠祥说出心中的故事……在涉及这些敏感问题时，曹可凡始终以严肃的态度进行采访，进行解读，而不是那种猎奇、庸俗的“曝光”式报道。

《可凡倾听》在做演艺界人士的专访节目时，他如鱼入水，游刃有余。然而曹可凡仍不时跨出演艺界，进行“越界飞行”，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充分显示了曹可凡的博学。比如，当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来到上海，机会难得，曹可凡把他请入《可凡倾听》。曹可凡跟安藤忠雄谈

越界飞行

叶永烈

凡非常讲究“切入点”的选择，使观众在节目一开始就产生浓厚的兴趣。比如曹可凡在采访奚美娟时，出人意料地从她“额头上那个痣”谈起，而采访老作家白桦时，则从白桦与叶楠这两位作家是亲生兄弟说起，一个写了电影《今夜星光灿烂》，一个写了电影《巴山夜雨》……

《可凡倾听》不回避敏感问题。比如，当著名演员张国立

十日谈

跟可凡在“顶级厨师”的相处畅快淋漓，请看本栏。



那时你该叫——蒹葭

李其纲

